首先，全共斗是一场由那些与特定党团、宗派等保持距离的一般学生所推行的运动。

它是以大学为单位组织的，其次提出的要求涉及学生的切身利益完全不必考虑繁杂的路线论争。是一场学生对自己本身存在价值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伦理运动。它与新左翼各派处于相辅泪成、若即若离的关系之中以东大全共斗为例，东大全共斗是1968年夏天结成的，导火线在医学部学生和教授会之间就无振酬实习制度的存废问题，几年来一直存在着对立。由于教授会决走处分数名学生，包括BUND的活动家在内的学生们在1968年6月15日占领了安田讲堂的钟楼，它是东大的象征，也是大学的中枢所在。大学当局仓促要求警视厅的机动队来镇压学生。机动队的数干人员在6月17日凌晨进入东大校园，这时学生们早已经逃散。当机动队进驻的消息传开之后，之前无动 于衷的学生们也立即罢课，源源不断地聚集到钟楼前，人数约有六干左右，占东大学生总人数的一丰。作为学术自由的要塞的大学，岂容警察侵犯的意识尚未涯灭。以该日为转折点，局部纠纷一举演变成全校性的大事，东大十个院系的学生大会或代表大会，接连作出了罢课抗议的决议。日本共产党系统的提案基本上被否决，通过了新左翼系统学生提议的更为激进的无期限罢课暨街垂封锁的战术，各学院各学科都成立了斗争委员会或罢课执行委员会。尽管这些组织中混杂着新左 翼各派的许多活动家和拥护者，但是大多数学生迄未参加过任何学生运动。作为这些组织的联合体而成立了东大全共斗，由物理学院的研究生山本义隆担任委员长。全共斗领导东大斗争达半年多，次年一月被机动队驱出安田讲堂，以后逐渐解体。  
 当时多数学生对日本共产党以及新左翼各派的引导和山A主义已经感到厌烦了，全共斗为了避免既存党派的干涉，特意采取 了与它们截然相反的组织原则 不确定谁是全共斗的成员学生可以随时参加或退出全共斗。全共斗向大学当局提出的撤销处分等七项要求，是唯一可以被称作纲领的东西。全共斗举行什么集会或活动，参加者就是全共斗成员，通过有关人员的讨论和全体一致通过的方式进行决策，在对某一问题作出决定的场合，进行反覆而彻底的讨泊，直到没有异议为止。不采取多数表决。原则上任何会议都公开进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不存在任何上级对下级的指令全体的决走要向各组织传达，但由于它不是指令，可以不服从。亦即是说，各组织、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判断是否要按决定来行动。

全共斗归根结底只是自发的各个人的集合。

全共斗是把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翻转了没有党派和斗争路线可言，单纯的学生运动、自我否定成为全共斗的口号，集体性的自我变革运动，就是全共斗的含义。全共斗它不是政治运动，而是所谓思想运动，尽管运动提出了具体的斗争目标，但始终无法与大学当局达成妥协。任何大学的全共斗均无例外，都得面对被机动队镇 压而败走的命运新左翼各派都反对日共放弃暴力革命的路线，他们奉暴力革命为宗旨。他们采取了头戴钢蛋、面覆毛巾、手持木棒与警察机动队相冲突的斗争方式。投石块、挥木棒当然不能完成革命，但是人们认为这种战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全共斗采納了新左翼的钢蛋加木棒的斗争方式。全共斗无限期罢课加封锁的战术， 是以自治会的学生大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为根据的。但是，全共斗批评学生自治会的做法是把程序绝对化，因而要求把一切权力集中到作为战友集合体的全共斗。即使全共斗成了少数派，也要凭藉实力把街室封锁坚持到底。反对无限期罢课的学生都被指责力自我否走不够彻底者，因而全 共斗的态度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全共斗的暴力矛头指向以下三个方面，大学当局、敌对势力（特别是日共系統的学生组织）、自己本人（否定自己的内心世界）。为了争夺70年安保斗争的主导权，当时新左翼各派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全共斗抑制了事态的恶化。

在新左翼各派看来，全共斗是发展自己成员的最佳场合，因而不希望与全共斗搞坏关系；在全共斗看来，示威游行和街呈是它们的拿手好戏， 因而一旦有事能够派遣外来盟军（其他大学的声援队伍）的新左翼各派弥足珍贵。在这里，两者的关系是既相辅相成又互相限制。但是由于全共斗是以大学为基础的运动， 因此在被机动队扫地出口和全校复课后，便不能作为运动而存续。新左翼诸派遂抛弃全共斗，重新开展各自的运动 70年安保斗争开端，全共斗运动就潰灭了。

此时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也与60年代的不同，它们已经无意认真进行安保斗争 60年代的高速经济増长使国民得到满足，对于学生的革命运动已失去了兴趣 而且新左翼各派的内江也纷至音来，各派的头目和基层活动家都遭到反对派的袭击，他们或被杀害、或负重伤。血醒复仇愈演愈烈，新左翼开始被看作可怕的杀人 集团各派要在大学里发展新成员已经很难了。

至70年代，使人们与新左翼彻底决裂的事件接连发生。赤军派劫持约锋号飞机的事件，连合赤军的阿萨玛山庄事件，三菱重工爆炸事件以及其他等等，可以说这一连串事件断送了新左翼、全共斗之类的左派前景。赤军派通过蚊变为国际游击组织的方式，实际上放弃了日本革命。其他各派，则把革命前途微茫的现状归罪于异己党派的反 革命的背叛行径，把阶级斗争与反美民族主义相结合，不失为日本革命的一种可能性。但是这与曰共的路线雷同，所以未被各派采纳。

全共斗否定了先達党的存在价值，但它相信革命的理想。因而，群众只有在没有党 派领导的状况下自发奋起。这样的群众， 只有在大学里才找得到。